

陆

健



诗

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展开的河流

——《陆健诗选》序

· 沈 奇 ·

似乎已不再是行色匆匆的年代——在诗坛，许多人已背着“收成”回家，或怀揣声名的“支票”，挤向“沙龙”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尽管，距离那个预约的“庆典”还相当远，而仍在路上的长途跋涉者已越来越少了……

正是在这样的、仍处于过渡形态的季节里，我再次见到诗人陆健，遂为他一如既往的行色和朴实执着的气息所感染。虽然已是午后之旅，他依然在路上，依然以青春般的热忱，甘于“用全部自己去拥抱一小片世界，‘并’注定要和自己做终生的搏斗。”（陆健）浅近的功利无法安妥这位诗人的灵魂，那份对生命的诗性许诺，成为一个一再后移的“所指”——正如友人所指认的，他是一位“在日积月累中逐步显示其光芒的诗

人”。（杨吉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写作”：虔敬、沉着、坚实，深厚的内驱力，不断投入而又充满专业风度。十年前，陆健曾在他的诗集《爱的爪痕》后记中写道：“我确信自己能够成为诗人，但只能是披肝沥胆才能学有所成的那一类。”十年过去，陆健没有匆促磨出一把剑去吓人，而是依然不动声色地“磨”着，而岁月也正重新确认着像他这“类”的诗人们，对于整个过渡时期的中国诗坛，有着怎样重要的存在价值——正如我曾经预言的：“也许历史从他们肩头跨过去时，不会断裂和陷落。”

陆健的创作横穿整个八十年代，然后，以潜流式的稳健常态深入九十年代的厂原。此时，许多曾经的激流飞瀑，多已滞留为湖为沼，他却在自省、自律、自我推进之中，展开为一脉水静流深的长河。在集结中开启新的步程。“这条河不断变幻着他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向前流去。它没有震耳欲聋的惊涛，有的只是不断拍击着岁月与人生堤岸的、顽强的生命波浪。”（单占生）

如今，这条河流已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诗人以现代意识为底蕴，兼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情怀，承领传统的余泽，不断吸纳新的营养，遂以多元整合的态势和边缘深入的路向，成就为一派独在的艺术空间和精神空间。

所谓“边缘深入”，是说陆健的创作路向，一直既迥异于主流诗歌之外，又游离于先锋浪潮之外，既不设防，又有所拒绝，丰实的主体，向整个存在打开，落实于笔下时，却又恪守

契合自己本源质素的选择，不为潮流所迷失。应该说，陆健不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诗人，但绝对是一个在经典和实验的投射下，善于吸收、创化和精耕细作的诗人——在历史的推进中，他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却保持着常在常新的优秀！自甘认定的“边缘角色”，实则恰好成为这一品性的保护和滋养，并在不断的深入之中，具备了“多元整合”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有与无、大与小，已成为世纪之交的时空下，判断一位诗人能否走向未来的重要标志。

由此我们看到陆健的诗歌世界，有着相当广阔的视野和多彩多姿的景色。其作品的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人生、爱情、理想、苦难、人物与儿童，形式上则无论长诗、短诗、组诗以及史诗，都有独到的建树。诗人还创作了两部可称之为“专著性”的诗歌专集《名城与门》和《日内瓦的太阳》。前者以类似音乐套曲的新颖结构，为四十八位“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塑像；后者以系列长诗的形式，以史诗的气蕴，借助对国外七位历史名人的追述，切入对西方文化的诗性思考。这两部“专著”，精神含量大，艺术品质纯，结构独特，风格迥异，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显示了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非凡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在陆健，常常是苦心孤诣式的锻造，是深入语言的冶炼和打磨。当代诗人中，包括一些成名诗人，其思与诗之间，亦即其所要表现的和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之间，常有较大的落差。陆健则不然，不但少见这种落差，还常有“溢出效应”，即表现出来的时常会超过其所欲表现的，显示了诗人扎根甚深的修养和异于常人的“工作状态”。欣赏陆健的作品，

我们会时时感到，无论是对意象的创化，还是对叙述性语言的再造，是写实还是抒情，诗人都有成熟老到的把握，诗行之间，篇章之中，见古典的韵致，亦见现代的意味，有综合性品质的光晕辉耀其间，令人折服。

总之，这是一位“在限制中获得自由而迸出灵魂的欢呼”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是值得信任的，而“信任”在这个时代，已成为最后的尺度和依据。有过“青春写作”历程的陆健，在经由长途跋涉的磨砺之后，已以一个成熟的、职业性的诗人姿态步入跨世纪中国诗人的行列。可以想见，在更新展开的诗路历程中，在那个被执着的日光擦亮的远方，诗人陆健，必将还艰难的人生一个金子般的承诺，而无悔于他深爱着的、脚下和心中的一切……

1997年6月10日于西安

目 录

展开的河流——《陆健诗选》序····· 沈 奇(1)

一九八〇年

太阳颂····· (1)

我家的门朝东开····· (5)

一九八一年

孩子的疑问····· (7)

眼睛····· (10)

十四行诗····· (13)

一九八二年

相思树····· (14)

我会忘记你的, 南宁····· (17)

三个士兵和他们的胡子····· (20)

一九八四年

沐浴····· (25)

艺术家	(27)
在太湖想黄河	(29)

一九八五年

我欠了平湖秋月一个良宵	(31)
黄河静静流	(34)
魔幻小说	(36)
哲人轶事	(38)
艺术的人类	(42)
中州古意	(44)
你训练有素的爱情使我却步	(49)
手	(51)
马加河	(53)

一九八六年

一个人在山上	(55)
狂乱的夜	(57)
无名状	(59)
若有思	(60)
十一行诗	(62)

一九八七年

无题有赠	(63)
树上结的孩子	(64)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的黄昏	(66)
太阳在为一朵花哭泣	(69)
一般的意象	(71)

一九八八年

王蒙的步态	(73)
最后的沈从文	(75)
作品一号	(76)
作品二号	(77)
我注视着自己的睡态	(78)
大手笔	(80)
象	(82)
白色宫殿	(84)
苏金伞八十二岁	(86)
李苦禅《群栖图》	(88)

一九八九年

白房子	(89)
白	(90)
窗户嘹亮的声音	(92)
作品三号	(94)
女人体	(95)
鲁迅的一首佚诗	(97)
迫近水的地方	(99)
牛的深度	(100)
门	(102)
门	(103)
孔孚山水	(105)
书家陈天然	(106)
曾卓	(107)

一九九〇年

田野	(109)
静	(111)
歌	(112)
月光下的田野	(113)
夏天	(115)
城市的辉光	(116)
被看见的叶	(117)
遥远的危险	(118)
第四支歌	(120)
闻施光南逝世	(122)
拜访叶圣陶老	(123)
郁达夫说	(126)
姚雪垠在一九九〇	(129)
张贤亮看见	(131)
张一弓之矢	(135)
门	(136)
胡松华在光明树下	(138)
老舍与水的关系	(140)
一揖“荷塘月色”	(141)
观《吴冠中画集》	(143)
门	(148)
昌耀的西部之昔	(150)
志摩的真谛	(152)
伊丽莎白二世	(154)
天豪石刻	(163)

门	(165)
光中的艾青	(167)
赵树理与小说的距离	(169)
短章三则	(171)

—九九— —— —九九八年

白石老人	(173)
舞蹈的陈爱莲	(174)
门	(176)
雅士冰心	(177)
门	(179)
门	(181)
范文澜之外	(183)
张乐平的三毛	(187)
我的心情	(189)
春天	(190)
从未谋面的朋友	(191)
一棵树望着她的村庄	(193)
无题	(197)
无题	(198)
白龟岛	(199)
我又见到了你	(201)
一个世纪过去	(205)
我们还不大习惯	(207)
最好的女人	(208)
一个人的时候	(209)
少女	(210)

爱情	(211)
永远的爱人	(213)
语言是枪,枪是毁损自己的武器	(215)
爱情,不要	(216)
死亡的飞舞	(218)
隐约之光	(220)
绿色长椅	(221)
眉低垂,双目在上	(223)
谛听	(226)
节日	(228)
没有爱的日子	(230)
北京阿坚	(232)
不存在的女子	(243)
感谢夏天	(245)
我不愿再侈谈	(247)
对“爱情”的局部拆解	(249)
盲瞳	(251)
大水	(253)
劳伦斯与弗里达	(260)
仓皇的向日葵	(271)
重看曹禺话剧	(280)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	(282)
莫扎特的一个下午	(293)
在田野里读托尔斯泰	(295)
日内瓦的太阳	(297)
节日	(315)
向自己倾诉	(319)

美好	(320)
亚细亚	(324)
附录：	
诗城独门	沈 奇(333)
论陆健的长诗创作	杨吉哲(346)

太 阳 颂

不言不语地

太阳，驾着金轮的马车来了。

开始还带着玫瑰色的羞赧。

黑暗，像一座被攻破的城堡，

想用云层的盾，作一下

显然它自己也认为无力的抵抗。

太阳无声地命令：

阴沉的梦——去！

大地应属于光明。

它投出万支金光的利刃

无坚不陷。

黑暗丧失了最后一丝勇气，

向着天边遁逃。

那些来不及走脱的，

就藏在门背后、床底下

和被蛀空的树洞里。

太阳，这就是太阳。

没有一棵小草，
不含着感激的泪；
没有一只鸟儿，
不快乐地歌唱。
然而在雄鸡的最后一行赞美诗里，
太阳还羞得满面通红。

太阳，这就是太阳，
它来了，在水面上仰游。
告诉鱼儿，
别再怕冰冻的寒冷；
告诉森林，
快用绿色的肺来呼吸，
鼓舞生命，
向春天致意。
它给人刷了一身
健康的肤色，
让人们心灵也感到温暖。
这就是太阳。

仿佛一只金雀，
拔着自己的羽毛，
为了大地，光华四射，

它来不及斟酌，
哪一道光线是优点，
哪一道光线是缺点。
它撒着所有光，
撒着所有的热，
撒着整个自己。

雪山说：
太阳有点吝啬。
沙漠说：
我已觉得干渴。
功过，让时间去裁判，
反正不能为洁身自好，
就躲到遥远的星星后面，
冷眼旁观。
这就是太阳。
这就是太阳。

太阳疲乏了，在西山喘息，
它仍在笑，虽然有些吃力，
像产后的母亲。
黑暗，阴毒地眨着眼，
企图东山再起，
重新扼死光明。

但是夕照
早就和太阳能电站
订好了计划，
要让夜晚也亮如白昼。

太阳，驾起金轮的马车，
带着玫瑰色的羞赧走了，
不言不语，
和来时一样。
它每天，
都要有一次更生。
这就是太阳！

1980年6月7日

我家的门朝东开

我家的门朝东开
儿时我曾有早晨的惊愕

那遥远的地方
一定埋着许多金子
不然为什么
每天都有一个太阳长出来

几天里一直放心不下
傍晚我绕过庭院的篱笆
啊，它们全都给谁偷去
这墙后积存的那些落日

我趟开草丛，我跑向山顶
竟连足痕也没发现

妈妈说：你的失望
已被人当作希望接走了